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与鱼塘打了半辈子交道，湖北武汉牛山湖畔69岁的渔民方若柏没有想到，因为一种绿头顶、白肚子 呆萌鸭的到来，日子 添了些不一样的色彩。

呆萌鸭 学名青头潜鸭，因雄鸭头颈部有墨绿色金属光泽而得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极度濒危物种。

方若柏第一次见到这种鸭子，是在1992年。那一年，39岁的方若柏承包下湖畔几片水塘开始做渔民。

位于武汉市南端的牛山湖，盛产武昌鱼，方若柏家住北岸的方咀村。20世纪70年代，湖区组建渔场。与牛山湖湖阔水深不同，方家水塘面积不大，水深1米左右，荷叶挺立、水草繁茂。那年，他注意到，一群 长相不太一样的野鸭，在他家塘里游玩。这种鸭子肚子白白的，眼睛圆圆的，外形憨萌可爱。

它们与普通麻鸭混在一起，乍一看区别不大，但警觉性更强。一旦有陌生人靠近，就扑棱着翅膀 远走高飞。

方若柏指给父亲辨识，父亲也叫不出名字。它们数量不多，每年二三月间出现，在水塘玩耍也不 搞破坏。

2010年，伴随小龙虾市场走俏，方家将鱼塘改为虾塘。虾塘水浅，荷叶、芦苇、芡实比以前长得更茂盛。方若柏注意到，这种鸭子似乎更喜欢这一新环境，有时能看到它们 在水面草丛间钻来钻去。

彼时，方若柏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迁徙潜鸭、鲜少为人所知，仅分布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

有文献记载，这种鸭子20世纪曾经很常见。不过，由于人为捕猎、加上栖息地大面积丧失，数量急剧下降。2012年，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被评估种群可能少于1000只，比大熊猫的数量还少。

在湖北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第一次观测到它的踪迹，是在2012年于梁子湖北咀村一带，这种鸭子对栖息环境质量要求极高。过去人们一度以为，它只在北方繁殖，路过武汉只为越冬。

2015年，有观鸟爱好者在武汉黄陂区府河湿地发现一处青头潜鸭的繁殖点。这一发现，打破了人们关于青头潜鸭只在北方繁殖的传统认知，将其繁殖地范围向南推进了900余公里。

方若柏每日忙碌于水塘间，未曾关注到这一新闻。直到2018年12月，家门口来了一群扛着相机与望远镜的陌生人。他们是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志愿者，在此发现了上百只青头潜鸭的踪迹。



方若柏站在自家池塘前，介绍青头潜鸭栖息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摄

在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青头潜鸭引起了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博士李响 极大的研究兴趣。跟着方若柏的指引，她和基金会的伙伴们来到这里观测。通过李响，方若柏得知，这种鸭子主要繁殖于西伯利亚东南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华北东北部，在朝鲜、日本、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和东南亚越冬。

新近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它们在山东、安徽、江西、湖北、河南繁殖。观测发现，湖北大约有500只青头潜鸭，主要分布在武汉市黄陂区。老方家池塘是意外

发现的一个栖息地。

基金会组织各个爱鸟相关协会纷纷组建起青头潜鸭调查小组，每月来方家池塘观测。2019年6月，武汉道大自然观察工作室和武汉市观鸟协会的志愿者先后在此拍到青头潜鸭落巢和带着小鸭玩耍的照片。这证实，牛山湖成为青头潜鸭在武汉被发现的第二处繁殖地。

一来二往，方若柏与志愿者们熟识起来，他这才弄清：这种鸭子身份特殊、非同一般。

起初，方若柏分不清青头潜鸭的雌雄之别。颜军与其他志愿者带来科普资

料，方若柏掌握了更多关于青头潜鸭的保护知识。

颜军注意到，方若柏喉部早年做过手术，说话需借助仪器传声，这种 机械音听起来冰冷，没有音调。但每次说起青头潜鸭，方若柏滔滔不绝，眉目也变得舒展开来。每每，他还不辞劳苦为志愿者们划船、带路。

经颜军推荐，方若柏加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保护候鸟 志愿者护飞行动，成为一名志愿者。每天，给虾投喂饵料之余，他望向四周，悄悄观察青头潜鸭当天有没有出现，巢穴有无异常。有

时，碰到有渔船靠近池塘，他会上前说明情况，提请对方不要给青头潜鸭带来惊扰。

武汉方咀村有青头潜鸭栖息、繁殖的消息，引起了政府部门、一些公益组织与机构的重视。包括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等在内的许多机构先后派出专家及志愿者前来观测，并找方若柏了解情况。

为带动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保护湿地、保护青头潜鸭，2018年，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阿拉善SEE长江项目中心、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卓尔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 守护青头潜鸭的家园 项目。项目构建起 政府主导、科研支撑、公众参与、社区实施 的保护平台，为院校学者、野外工作者、志愿者、公众参与提供专业条件，提升青头潜鸭生存质量。项目负责人李响博士介绍。

在各方支持下，方若柏的虾塘边，一处经改造的房屋成为青头潜鸭观测保护点，墙面绘满 爱鸟护鸟 宣传画；用来监测青头潜鸭活动轨迹的智能监控系统搭建起来了，塘埂上还安装了栅栏，防止汽车、农机、闲杂人等进入。

2019年，在湖北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武汉道大自然观察工作室等的发起下，由鸟类专家们组建而成的牛山湖青头潜鸭监测工作队，以及爱鸟志愿者们构成的民间巡逻队相继成立。方若柏也受聘为民间巡逻队的一员。

此前，方若柏使用的是一部 老人机。为方便拍摄记录青头潜鸭的踪迹，他 斥资 1000多元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学会了使用微信。

这一年，武汉市爱我百湖志愿者协会工作人员叶明也成为这里的常客。方若柏带他穿过塘埂去观测青头潜鸭。鸭子们似乎跟老方一家熟得很，走近了也不怕，继续大摇大摆吃食、玩耍；但看到其他人，就走 区别对待 了。叶明打趣说。

事实上，近些年，方若柏的儿子、儿媳对青头潜鸭并不陌生。与鸟类专家们、生态志愿者们打交道多了，这对80后夫妻对家门口池塘里的 稀客 们增进了许

多了解，他们也加入了民间巡逻队。

每天，一家人利用公益机构发放的望远镜、巡护记录本，上午、下午到塘边各巡护一遍、做好记录；同时，说服周边居民不捡鸟蛋，号召减少养殖生产活动对青头潜鸭巢穴的干扰破坏。

在鸟类专家的指导下，方若柏一家守护的青头潜鸭，不少得以成功繁殖。此外，根据方家人的观察，近些年，来到方咀村的青头潜鸭数量渐增。这背后，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方若柏的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这里一度无序养殖、过度捕捞，牛山水质渐浊，湖里的水草也越来越少。方家池塘保留有大量水草，水质保持得不错。正是因为这些，才吸引了这些鸭子 光临。 他推测说。

2016年夏季，一场大洪水侵袭武汉。为支持调蓄防洪，牛山湖永久退垸还湖，运行了40多年的牛山湖渔场谢幕。两年后，牛山水质从Ⅲ类升为Ⅱ类。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启动，这一政策让水生生态环境变好了，生态多样性持续恢复，青头潜鸭栖息地境况得以改善。方若柏眼望着，不远处的牛山湖与家门口的池塘 环境越来越好。

方若柏和家门口的这群 老朋友，还出现在一部名为《守望云梦泽》的纪录片。片子中，方若柏戴着草帽划渔船、手举望远镜开展巡护工作守护青头潜鸭的故事，正通过网络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最近几年，牛山湖还吸引了武汉晴川学院竹蜻蜓飞行协会的一批00后志愿者。这些大学生们定期来到湖边，借助无人机寻找并清理垃圾，制止违约。

2020年夏季，一场持续了4个月的洪水来临。最严重时，大水淹至方若柏家平房的房顶。他家池塘均遭淹没，水草全部死亡，多年相伴的 老朋友 青头潜鸭们，暂时失去了这处家园。

不过，作为中国内陆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武汉湿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18.9%。从那年起，经武汉市园林部门牵头，包括中科院水生所、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市观鸟协会等的专家与生态志愿者们，正对青头潜鸭的栖息生境与食性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展更为科学高效的保护工作。

今年6月，武汉市在东湖高新区豹湖又发现一处青头潜鸭繁殖地，截至目前已有50余只鸭宝宝诞生。

方若柏关注到了这条新闻。如今，他家门前的池塘生境也正在恢复。他同时欣慰的是，就在上个月，志愿者们又在这里拍摄到了 老朋友 们的身影。



雄性青头潜鸭(资料图片)。

颜 军/摄



志愿者在牛山湖一带拍摄到的青头潜鸭。

郎伟刚/摄



2019年8月，志愿者在方若柏家池塘拍摄的 青头潜鸭带雏鸟 景象。



雌性青头潜鸭(资料图片)。

颜 军/摄



颜军在方若柏家池塘拍摄到的青头潜鸭。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 晔

9月底，在北京一家饭店，57岁的黄梅闭眼，甩头，10根橙红色手指用力地敲击桌面，仿佛她还身处德国柏林的音乐厅，弹着钢琴。

很难从外表判断黄梅曾经经历过什么：她16岁考上北京大学，后来去德国留学，攻读 一毕业就会失业 的艺术学博士。她在德国生活20多年了。

她35岁生孩子，一年后接连收到坏消息：患上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随后被推上手术台，孩子的生父在她手术后离开了她。

她自传书的第一句话是，我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母亲开始的。

她回忆，得病初期，各项检查一项一项地进行。当她光着上身，在医院里接受检查仪器的扫描时，她想到以往裸体晒太阳、拍照的时候，突然觉得屈辱、丧气，身体是一种美啊。

医生说，她的肿瘤长在离肛门七八厘米的地方，为了避免癌症复发，她的肛门可能要被彻底切除。这对爱美的黄梅来说，比得了癌症还难受。手术前，她还趴在电脑上查资料，打电话回国，咨询国内大医院的专家，寻找不需要切除肛门的办法。

最终她还是失去了直肠、肛门、括约肌。手术的部位密密麻麻缝着线。她

的腹部新增了一个红嫩的造口袋，连接着肠管的一端，以后，排泄物会通过造口袋排出体外。

护士手把手教她如何清洁造口：造口外连接着造口袋，排泄物会流入这个半椭圆形、巴掌大的塑料袋里，每天大约更换两至三次。

对于爱打扮的黄梅来说，造口袋一度带给她羞耻感。

每次出差，她吃得极少，生怕穿着裙子，排泄物突然变多，肚子会鼓起来，影响美观。还有一次，她出差最后3天，只剩下3个造口袋，不够用，她几乎不敢吃饭，睡觉也怕压破造口袋。

她小时候生活在湖南衡阳，父母总带着她和妹妹去湘江游泳，两姐妹能从江的一岸游向另一岸。湘江水急，她得使劲游才能不被流水冲走。后来，她遇到许多坎儿，有时往水里一跳，烦恼就洗掉了。她说，水有温润的、清爽的、治愈她的力量。

但手术后，她只敢穿着连体泳衣下水，生怕穿着三点式，会暴露出她随身贴着造口袋。有德国朋友不了解真实情况，

还吐槽她太保守。

她还喜欢桑拿。但术后8年，她才敢走进桑拿房，裸着身体，再在下腹围一条毛巾，遮挡伤口。

如今，近六旬的黄梅已经和造口袋相处了22年。她已经习惯造口袋的存在，每天定期更换，有重要工作时，她一天只喝一杯黑咖啡配面包。

她从来不会跟人主动提起她患病的事，更不会撩起她的上衣，露出连接着造口袋的下腹。她说：我尽量遗忘它的存在。

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与造口袋的生产商联系，才知道造口袋有了更多新的设计：生产商设计了多个颜色的造口袋供病人选择；更换造口袋会撕扯造口附近的皮肤，如今生产一种像卸妆油的涂层，一涂上去就自动把原先的胶水溶化掉。

20年过去了，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新材料的造口袋？生产商的工作人员询问黄梅。

我从没关心过其他颜色、形状，我只是不断用。 黄梅说，她以往对造口袋的关注太少了。

于是，她冒出了一个想法，要用造口袋做成衣服，展览出来，把自己曾经认为不太体面的物品，大大方方地以最美的形式亮相。

但一个造口袋大约20元，她买不起大量的造口袋。造口袋的生产商听了她这个大胆的念头，给她邮寄了20万个来自各个国家的次品，包括早先肤色的、白色的造口袋，还有最新款，灰色的造口袋。

她和裁缝就在家，一点点修剪、粘贴，把这些造口袋拼接成女人的文胸、超短裙、高腰裙、连衣裙、围巾、风衣，还请教了时装设计师。

今年7月，德国柏林 人性—艺术立场—中国 大型艺术展览，展出了黄梅的造口袋作品，以及摄影照片 黄梅穿着造口袋服装，躺在造口袋铺满的地面上，观众可以亲手感受造口袋的触感。

一位参展的观众惊叹，黄梅在多重压力和无助下，还有直面生活的勇气，迸发新生的力量。

这些服装还曾在德国一家知名医院里

直面伤口



造口袋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展出。由于疫情，线下展览的机会较少。有的医院为此成立了互助小组，邀请病友们互相交流。

一位观展的医生说，过去总是鼓励病人不要把造口袋当成身体的一部分，尽量去遗忘它，现在发现，其实不应该把伤痛压抑下去。还有病友说，其实造口袋没那么舒服，有点异物感，但这些感受，病人极少和医生主动说。

这个打破禁忌的尝试还吸引了一家德国媒体。一个摄影记者来观展，看到造口袋设计的服装 太震撼了，还想多拍，请黄梅穿着服装拍了一个多小时。

黄梅不再感觉羞耻，她说，如果有黑色的造口袋更好了，或许能成为一个很酷时尚单品，搭配露脐装。

以往 她的妹妹、一起工作多年的伙伴都不会和她提起造口袋，怕揭开她的伤疤。直到今年，她撩起上衣，向妹妹介绍这个和她相处了22年的物品。她的妹妹说：她擅长把痛苦的事化解成快乐的事。

多活下来的22年，带给她的变化不仅停留在造口袋上。当年还在襁褓里的

青少年艺术节。宋彬雯说，现场的观众不仅有世界知名的钢琴家，还有德国政府官员、艺术家、德国学生、家长，黄梅总是操着流利的德语迎来送往，她说的德语，是我听过最美妙最好听的。

宋彬雯还参加过在其他国家的青少年交流活动，相比而言，黄梅发起的中德青少年艺术节规模较大，坚持时间久，其他国家举办一两届就结束了。

每届艺术节的筹备工作要花大半年时间。活动不仅有中国的乐团、舞蹈团、合唱团、美术绘画团，还有从德国各州汇聚到柏林的德国青少年，加起来近1000个表演者。作为发起人，黄梅还得处理各种意外：车抛锚了、大提琴坏了、古筝落在国内了

她的妹妹回忆，手术后不久，黄梅就顶着一张憔悴的脸，从德国飞上海出差，还腾出时间，两姐妹一起在公园里骑自行车。

父母曾劝她，手术后，只需要好好养病、养儿子就行，别于其他分心的事，工作一点点就够了。她也听说，在中国，有些人得了重病以后，要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没有上升机会。她不甘心，每次工作一个小时，就躺床上休息一会，继续工作。

每年7月的第3个周五，是她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活动那一周，她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她曾为此咨询她的德国医生，对方鼓励她，适度工作有利于治愈癌症。

她想用自己的经历说，癌症痊愈后不影响寿命，她正准备朝着100岁前进。她努力保持一副精力旺盛，她经常从早忙到晚，忙完了还可以跟人是一大堆的话。

无锡市对外友好交流服务中心的沈优，和黄梅因工作认识10年了。她说，黄梅能花几个小时徒步德国莱茵河，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们一起玩吧 很好玩；黄梅有时和朋友聊到兴起，凌晨两点都不愿意睡觉。

沈优回忆，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保持着乐观的模样。有一次出差，在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她们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会见，还遇上连绵的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得出奇。

沈优说：那个时候本该郁闷的，她却拉着我说，多浪漫，几百年的街道，我们要享受这种没有人的时候。

于是，这两个中国女人，撑着一把伞，饥肠辘辘地在这条街上走了许久，直到偶尔撞见一个仍在营业的饭店，决定大吃一顿。